



6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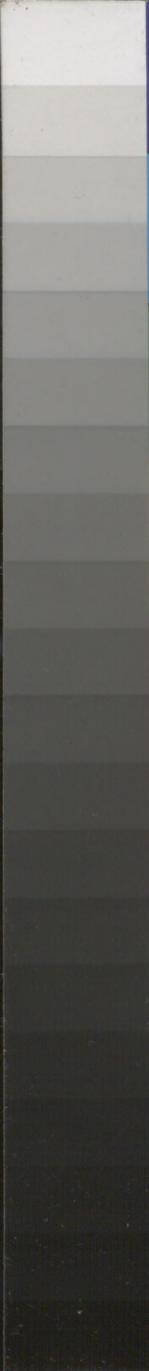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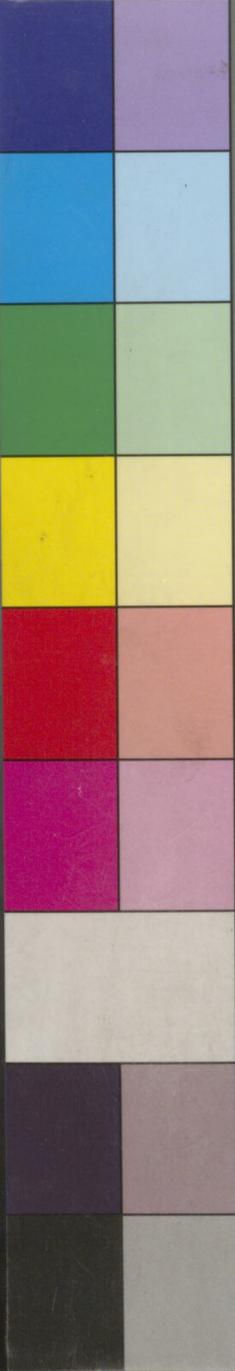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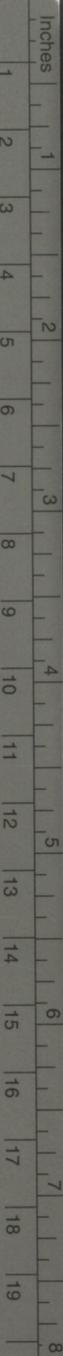
權載之文集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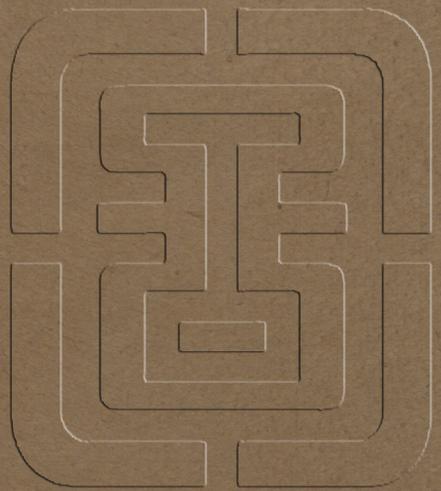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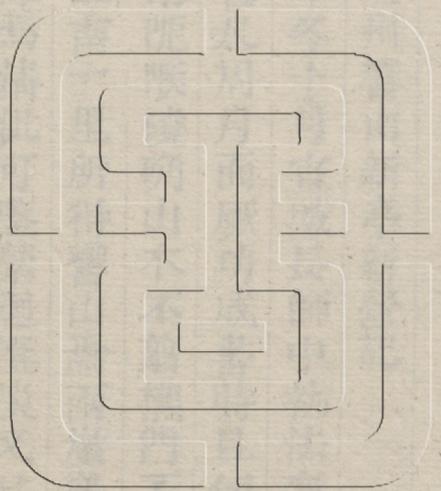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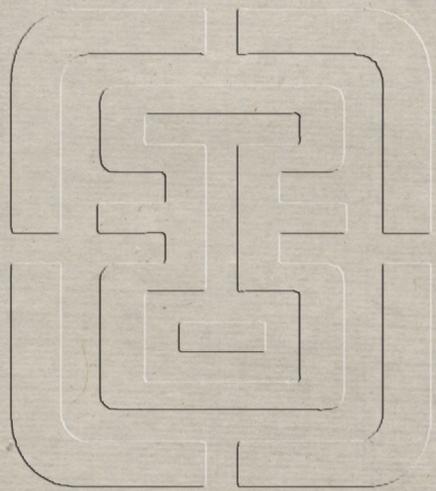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增獻之文集卷三十二





權載之文集卷三十二

唐權德輿字載之

記

宣州響山新亭新營記

元和二年冬十月宣城長師中執法襄陽郡王路公作
新亭新營凡周月而厥功成書時且便於人故也先是
郡城之南阨陘礮礪山木不翦樵門不開公因暇日觀
視原野直南一里所得響山焉兩崖聳峙蒼翠對起其
南得響潭焉清泚可鑒縈迴澄淡又其南則博敞平夷
澶漫逶迤從古之隙地是邦之休利目與心會闡然自

得悉以條陳實蒙可報乃量日力計徒庸闢於舛中成
是夷道揭東西二字於雙峰之上相距二百步華軒峻
宇皆據勝勢廣廈疏寮可棲顛氣碧山巨目清流在下
跨以虹梁抵茲近郊因其爽塏乃列營署度野以步度
堂以筵上棟下宇各有區處規地之廣表分左右營部
隸焉牙門親軍而下左至八右至七旣而左次莽平探
石之師與燕設堂又在焉廣場閒館寗窳縈帶可以閱
軍實可以容宴豆度蒞材則不費因悅使則不勞異之
申命師之畜衆楚莊之匏居衛文之楚邱得其時制而
不煩官業盡在是矣初輿師所處在郡之北偏地泐塹

下水泉沮如積弊不遷介夫病焉至是則修武備建長
利興寢得安其室處坐起以觀其習變而公又饗士於
斯娛賓於斯公之心泰則神王神王則中和旁達士之
體寧則氣全氣全則餘勇可賈夫然則不出媪階俎豆
之間而威惠交修上下浹洽在此物也以公之平粹淑
均天資吏師昔嘗四剖符一司武皆有利澤施于州壤
及是則貴爲元侯疏以大封推心術而行於理所繇屬
城而流于支郡程功底績觀發知智亭與營之制宜乎
哉前賢之以循政聞者有矣而遺美於是豈倅公之爲
而裕斯人也凡由此塗出者東南抵于歛西南抵于涇

肩摩轂擊往復自便絕東溪有浮橋過西亭得蓮池
觸類滋長皆爲絕境公以鄙夫春秋之徒也繪而傳焉
使實錄于右時三年夏五月記

黔州觀察使新廳記

古者諸侯路寢成則考之今刺史頒詔條而都府廉支
郡辯章命令必有攸處署者位之表也一方之屬目焉
黔中爲楚西南微道在漢爲武陵莊躋循江以略地唐
蒙浮船以制越五谿襟束爲一都會長人者急之則愁
擾以走險緩之則橫猾而犯禁故分命者得持節按部
而揖綬之視他邦授律之不若也元和二年夏六月制

詔商州刺使隴右李君以中執法剖符茲土凡四使十
五郡五十餘城裔夷巖險以州部修貢職者又數倍焉
察廉經理招徠教化以柔遠人以布王澤先是兵火焚
如之後公堂庠陋饗士接賓禮容不稱君乃規崇構開
華軒西清東序靚深宏敞廣厦翼張長梁翬飛修廊股
引麗譙對起自堂徂庭陟降攸寧耀習爽乎光明宣慈
和以洽平君子謂福黔人於此堂也信矣李君敏肅而
才代爲宗室吏師先尙書嘗繇大農賦政于此凡七易
守臣而君嗣其職老壯感泣猶鄭人宜桓武之世焉君
之長壽安也則泉噴玉在湖也則亭白蘋在南也則館

丹水皆得勝槩流於詠歌及茲則興事任力休嘉宏大此物此志惠於斯人其他可知也其陟明可前知也書事以誌美其古史記之遺乎三年十月兵部侍郎權德輿記

開州刺史新宅記

記曰目巧之室則有與昨况吏者人之師宅者章之次君子之所寧體諸侯之所賦事宜以車服視其等威漢中支郡曰盛山所理阨陜乾元上元之間歲比凶災萑蒲相聚戕害燒夷州壤蕭然後之長人者姑葺蓬茨僅蔽風雨而已貞元八年夏四月北海唐侯文編承詔爲

郡既至則敷宣化條簡易廉平居者胥悅流者自占菴月有成三年大穰獄有與草野無弃地既均而安既阜而蕃官修其方物有其容乃喟然顧其屋室曰是之不修政將安寄度塲功之隙困悅使之衆合于古帝得其時制殖殖廣庭渠渠中堂堂下布武席間函丈工徒不勞里旅不煩攸介攸止爲仁爲義君子多之邦人宜之其於潔而中禮儉以成德與夫臧文之山藻趙武之輪奐異矣先是地無井泉人汲江流挈瓶懸縵力億用寡乃並北山之下習坎疏蒙股而引之于闔闔之東順其性而流不竭通其變而人不倦廕以新亭溲然而清州

閩幼艾得以齊飲食而蠲疵癘矣便安之政觸類而長
始於郡齋洽於封內初文編以文行馨香爲左史儀曹
郎記事而爲春秋含章而陳奏議及是則推誠以愛人
條鬯而休嘉連帥丞相以爲表率裕於才者其無方乎
蓋陟明翰飛將激而遠之於是邦也古之成室主人落
之賓亦發焉德輿與文編遊久聆其功善寓此直書用
代發禮且以醜泉之智因而廣之時十三年冬十月文
編居部之六歲也

洪州西山風雨池記

山林川谷能出雲爲風雨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鍾陵風雨池在西山洪井之北發源山椒派分脈散清
淺數里滙歸于茲石壁峭絕泉流其下信乎精氣之所
回復風雨之所蓄泄邦人敬嚮相傳名之並山北下二
十里里有望祀之地祠宇以神之蘋蘩以薦之祈農望
歲於是乎在祀之豐約在德之輕重報之遲速視誠之
薄厚大夫李公理江西三年寬仁清淨正德利用以黃
韓篤厚之化化是吳楚剽輕之俗里閩之間誦誦相聞
歲在丁卯六月大旱公勤身焦思思所以救之之道撰
日潔誠有事于神齋心夕往艤舳宵濟厥明至于山下
達于祠宇精誠旁魄靈貺交感通山澤之氣致陰陽之

和和氣薰然蒸爲時雨未徹奠而繁陰起不崇朝而甘液徧蕩洒疵癘布之休和自時厥後庶幾咸若茂遂生物登成甫田而所治七諸侯如公之誠各修其封內之祀化彼災涼爲釐爲福其或散爲祥風結爲卿雲紛綸葳蕤奔走來告繇是九江之西歲用大穰昔董仲舒之陰陽啟閉之數相區區江都之地用無饑年前史書之况我公察廉八郡政成化洽人有利溥之俗以誠革歲有水旱之沴以德勝庶富斯民如此之盛也春秋時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德輿從事於公記事之徒也以公之仁池之神明德叅會若合符節是用追琢巖石俾邦人

識之時貞元三年八月庚子日記

會稽虛上人石帆山靈泉北塢記

靈泉塢之主人曰大慈菟虛公於諸佛微言義味之中深入圓淨以辨才實智離於二邊嘗經行於邪溪稽山之下初石帆山侶有賴川陳公表久掛法冠抗跡塵外旣以自適爲適且悅虛公之風乃捨其北塢爲公禪誦之地公旣至則疏蘄薈剗擁腫隨其汚崇作爲勝勢先是此山無泉遠汲溪流人旣勞止而水之爲用不足公乃默然以感悅若有通崖隙之下微得泉脈及薙草轉石渠潺湲如春之鍾之決之澹之噴若玉竇泄爲瑤池

淨如醍醐類若琉璃疑青蓮可植金沙在下惠風天籟相為虛寂然後殖碧鮮以相接引清流而備用以盥以漱以麤以茗或以助火化或以祛熱惱日用無窮不知其功使夫後學趨道之徒至於此者則澣濯纓塵漸漬法味還源復性以聲榮為累不其至哉貞元初州牧左常侍王君行春訪道因以泉名搗又前代隱賢多游踐於茲自東晉而下謝敷王子敬支遁白道猷洪偃皆有遺跡留於巖中今茲公本之外又互以勝槩標品徐會稽公李渤海則命其溪曰五雲諫大夫齊君遐舉則命其山曰玉笥其餘冠柱後惠文者王氏張氏陸氏率用

仁智樂茲清輝嘉名競爽以傲軒轅日至泉下為公宗雷雖匡山之社錫杖所叩不是過也每元關道機演暢微妙聞其一音皆攝妄緣以趨靜性居常淡然與靈泉為伍蓋戒本其潔定因其止惠取其用然後觀身及泉二俱無礙清淨洄瀆無入而不自得焉問法者又因泉以見公公之道斯為至矣二年春獲與公遇俾予傳信故不敢沒其美又不敢蔓其辭時歲在丁卯二月甲子記

許氏吳興溪亭記

溪亭者在吳興東部主人許氏所繇作也亭製約而

雅溪流安以清是二者相為用而主人盡有之其智可知也夸目衒心者或大其閑閱文其節稅儉士恥之絕世離俗者或梯構巖巘初結蘿薜世教鄙之曷若此亭與塵寰不相遠而勝境自至青蒼在目潺湲激砌晴烟陰嵐明晦萬狀鷗飛魚游不驚不喞時時歸雲來冒茅棟許氏方岸鶻冠支筇竹目送溪鳥口吟招隱則神機自王利欲自薄百骸共藏之內累無自而入焉有田二頃傳于亭下磁基之功出於僮指每露蟬一聲秋稼成實倚杖眺遠不覺日暮歲食之羨則以給樽中方其引滿陶然心與境冥則是非得喪相與奔北之不暇又何

可滑於腸中噉夫舉世徇物以失性而不能自適且繆戾於動靜之理君之動也代耕筮仕必於山水之鄉故尉義興贊武康皆有嘉聞而無秕政其靜也則偃曝於斯亭循分食力不矯不躁庸詎知今日善閉不為異時之大來耶知之深故因斯亭以廣其詞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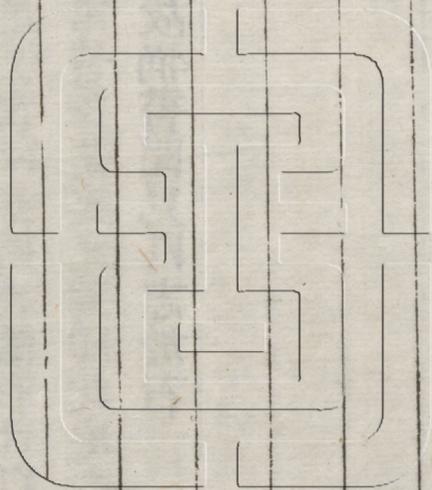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州人析薪者遇之中野其形塊然與草木俱咨於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蹈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

寒暑寂默之境一繩床而已萬有囂然此身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無有法諦觀十二因緣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萬物風行空中履其門闕皆獲趣入若非幹元機於無際窮竇相之源底則四時攻于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惑物以遊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牽攀躐鑠蕩而不復至人則返靜於動復性於情天壽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

其猶稊稗耶建中二年予以吏役道于上饒左左司郎崔公出爲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爲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攜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爲楞嚴之妙旨毗那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冥坐不爲他方之說法乎故拙書聞見以志於石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二



權載之文集卷三十三

唐權德輿字載之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公集序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祇承于帝修六府叙九功曰
都曰俞交修一德殷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
獒金縢之書以戴翼其代皆有大烈格于皇天自三代
以還君臣感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度太傅文貞
公寅亮德宗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緝熙光明居中一
歲以至大病愍策尊名爲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天子

命公嗣子植爲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編見咨論叙德輿以爲君子消長之道直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其時則彰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放言寄陳以據志氣公自門子秀士被服薦紳至于登大朝筦宰政四十年間作爲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懼喜怒之中節故有作威懲苟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銘攻匪人之干紀故有與永王璘牋書誚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台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慮法吏邊吏之失其官守故有猫鼠議是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易直施於名命發

爲雅誥刻於金石無媿薛康莊逸轍卓犖濟發九流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敦乎若浮雲惟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孝公之清德與公始中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在惇史升公堂輿之君子多爲之撰錄大較以同人之中正大有之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光大皆充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乂操柄者務通則弊以流縱私回以沒公是至於紀綱淆亂官職耗廢敗壞陵夷而不可爲務守者其弊以隘則窘若桎梏於是才滯而不發事壅而不宜其於病王猷

豨大倫圯也及公平衡宰物爲之折中使文皇明皇之
風粲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軌道協氣宣臻而無疵癘
爲仁由已善善若不及泝其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
文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道然後知理蠱之易易也昔
公能修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爲之
序今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
二十篇爲一家之言云爾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
獻公李公文集序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

之動通天下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名代大君子
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話言施
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準贊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祇
事代宗中行山立乃恊于極初未弱冠隱于汲郡共城
山下營道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人嘗謂公曰
叔父上隣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橫人間感激西
上舉秀才第一陟降中外間關代故宣力匪躬勤于王
家出涖方國入居清近由給事黃門冬官小司空剖符
毗陵陟明子吳廉問風行爲四方表率拜御史大夫不
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可付公亦曉然知理道之

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執熱以待濯臨摯而不淑豈
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耶何造物者之戾也始與計偕
投小宗伯書至內外堵之際自爲墓誌其間嚮三十年
周旋官業與斯文相爲用大凡出於詩之風雅易之貞
厲春秋褒貶且以閔麥鉅衍爲曼辭辯麗可喜非法言
故公之文簡實而粹清朗拔而章明書誌二篇感槩自
叙英華特達君子之道有始有終至若嘉園綺施張出
處於秦漢之間著四先生碑美蕭文終邴丞相之倫或
退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賦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貢
舉議其他下屬城教條則辭語溫潤言公事上奏則切

劇端正觸類而長皆文約指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
申矩度如崑邱元圃積玉相照景山鄧林凡木不植覽
公遺編者髮鬢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虜以韓安國之忠
厚多大略漢武以爲國器壺遂之深中篤行亦倚以爲
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左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
齷齪備位者相廷無虛日又况竒衰忤害崇黨蔽公丁
子斯時道未大光然其謨猷獻替過於當國流風遺書
暴于天下神之聽之介景福于趙公纂承門訓宏大名
器三命申樞爲唐夔龍君子然後謂流澤貽慶之言也
信德輿先公與公天寶中修詞射策爲同門生並時筮

仕于魏貝之地聲猷志氣相視莫逆伏思羈兆展敬無容猥以疏虞承趙公惠愛忝聲舉之舊無忘代親翊唐虞之風嘗陪宰政捧門中集錄屑涕見授詞不獲命謹直書以冠于篇

唐故尚書比部郎中博陵崔君文集序

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荀況孟軻修道著書本於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從衡之論刺譏揮闔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倫鬱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用也橫三才

之中經紀萬事章明羣類不可已也殷之三說命周之命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辭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告命之文也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駟駟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媿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叔向寓子產書仲舒射策言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博陵崔君元翰東漢濟北相長岑令之後也曾祖某濟州刺史祖某鳳閣舍人考某以經明歷衛州汲縣尉虢州湖城縣主簿親沒遂不復仕探古先徵言著尚書演範易忘象及三國春

秋幽觀之書門人諸儒易其名曰貞文孝父君紹文宗
雕龍之慶究貞文法義之學潔廉清方敦直莊明博見
強志不取合於俗默而好深湛之思舒而爲彬蔚之文
師遵六籍磅礴二漢不爲波流初間關隱約於河朔之
間年始知天命甫與計偕至京師洎博學宏詞直言極
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初自典校祕書連辟汧公北
平王二司徒府管奏記之職歷太常寺協律郎大理評
事錫以命服登朝廷爲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貞元七
年春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八年終罷爲比部郎中十
一年夏感疾不起其壽口十甲子其文若干篇閱茂博

厚菁華績密足以希前古而聳後學紀循吏政事則房
栢鄉碣孫信州頌叙守臣勲烈則黎陽城碑劉幽州神
道碑表宗工賢人兆域則李太師梁郎中誌文譔門中
德善則貞文孝文誌碣二銘據志氣以申感槩則與李
都統及二從事書纂乘門心法則大覺神師碑推人情
以陳聖德則請尊號表鋪陳理道則有制策藻潤王度
則有詔誥嚮所叙詩書說命駟頌而下君皆索其粹精
故能度越倫類有盛名於代其他詩賦贊論銘誄序記
等各爲三十卷如黃鍾玉磬宏璧瓊琬奏於懸間列在
西序其章章者雖漢庭諸公不能加也無溢言曼辭以

為夸大無調笑柔色以資孟晉婢直而不能屈已清剛而不能容物孤特寡徒晚達中廢斯亦命之所賦也德輿蚤歲與君遊江湖間又接武侍從登文石之陛常所論著備探簡編君之孤某既除喪泣捧遺文見咨序引故如其篇第直書以冠之云

唐故尚書兵部郎中楊君文集序

周家忠厚文章備乎二代先師有郁郁之歎故周任史克仍叔吉甫之倫生焉漢氏剗煩苛宏利澤訓辭深厚議論闕大故賈誼揚雄司馬遷相如之才出焉唐興幾二百歲紹周漢之逸軌以文華國猶雲漢之為章于上

江漢之為紀于下九功成焉百度貞焉王澤浹洽故斯文煥發秉筆之士皆欲沂末流而挹清源披埃壑而棲顛氣至若詞合雅言中倫經通而不流博富而有節潔靜夷易得其英華者其宏農楊君歟君諱疑字懋功孝悌絕懿中和特立蚤歲違難於江湖間與伯氏嗣仁叔氏恭履修天爵振儒行東吳賢士大夫號為三楊易象之懿文孔門之言詩皆生知之舉進士甲科賢公交辟由校秘書四遷至冠柱後惠文徵拜左史歷司封員外左司郎中不附離權右陰為所中以介外相師律非君莫可他日計事如京師復命于梁會其帥既歿軍司馬代

之詔未下兵火氣燄殺人以逞明神祐善獨脫死地中
貴人持尺一詔書徵還燕居四年不交人事磅礴三古
推明六義措迹愈退而屬詞愈精時恭履捐館一紀君
與嗣仁倍手足之愛壬午歲嗣仁以中執法廉湘中七
郡風俗君起家爲兵部郎中伯仲昌大輝華中外方將
秉迅颯靡赤霄極文采之用爲太平嘉瑞協書命於暮
訓薦聲詩於郊廟命屈其才未如之何君嘗以爲尙氣
者或不能精密言理者或不能彪炳鏤烝曩景鍾與緣
情比興者或不能相爲用仲宣體弱公幹未邁才難而
力不足從古所病故懋功於六經百氏之中如良金巧

冶鍛鍊在手而又施扁防隲約束恬然而據上游坦然而蹈中行其敘事推理抗今据古多而不煩簡而不遺彌綸條鬯無入而不自得所著文一百四十餘篇歌詩倍之皆天球大圭竒采逸響不待數珩珮璜珷之目然後知其妙噫自天寶已還操文炳而爵位不稱者德輿先大夫之執曰趙郡李公遐叔河南獨孤公至之狎主時盟爲詞林龜龍止於尚書郎二千石屬者亡友安定梁肅寬中平夷朗暢傑邁間起博陵崔鵬元翰博厚周密精醇不雜二君者雖嘗司密命裁贊書而終不越於諫曹計部今懋功亦以中兵下大夫奄忽不淑豈造物

者不與其全歟復舛錯歟此吾徒故人所以索然出涕
而有百身之痛也嗣仁類其文爲二十篇緘詞甚哀猥
見授簡以德興早辱厚善忘其不能其代德家法與踐
履始中終之說嗣仁刻石紀墓旣詳言矣徒采其述作
大旨直書以綴于篇

唐故漳州刺史張君集序

善乎楊子雲之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亦曰賦者
古詩之流也至若言天下之事業美盛德之形容皆源
委於是而泐流澆大然則體物導志其爲文之本歟清
河張登剛潔介特不趨和從俗循性屬詞發爲英華素

直好靜居多隱約始以中褐辟歷衛佐廷尉平監察御
史罷去家居以薦延改河南士曹掾滿歲計相表爲殿
中侍御史董賦於江南無何授漳州刺史居七年坐公
事受劾吏議侵誣胸臆約結感疾不起悲夫君以偉詞
逸氣滯於輿淙之下又疾卑調細人白黑大明矯枉憤
厲往往過正故其賦有云鵠必鬪而知斃龍就屠而不
馴又云賤而榮兮跌而喪痛一世之紛綸皆所以感槩
頓挫放言而兆憂賈禍恒必由之二十年間數免希遷
志力相罄斯亦從古才士之所患也與夫脅肩令色坐
取曠貴者豈同日哉所著詩賦之外書啟序述誌記銘

誄合爲一百二十篇相如之形似二班之情理公幹之卓犖經奇景陽之鏗鏘蔥蒨升堂睹與我無媿焉自古富貴而名磨滅者何可勝紀如張君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徵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予嘗吟咀於唇吻之間以爲儻有經梁昭明之爲者斯不可遺也已曾不得登金閨玉堂備言語侍從之列伏守海郡迫阨終身可勝歎耶君之孤宣猷以子建中初同爲丹陽公從事捧持遺文拜泣見託開卷三復追懷舊故詠言擊節髣髴如聞列于左方傳諸好事云爾

唐故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况本於元覽發爲至言言而蘊道猶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温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爲徒其不至者遣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辯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生十五年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于南陽倚帝山閱覽古先遺蹟物表芝耕雲臥聲利不入天寶初元繚鶴書徵至京師用希夷啟沃昭合元聖請度爲道士宅於嵩邱乃就馮尊師齊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道授昇元王君自玉君至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

救物爲王者師十五年召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玄宗在宥天下順風祈嚮乃獻元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遐舉累章乞還以禽魚自況藪澤爲樂得請夫幾盜泉汙于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匡廬登會稽浮澗河息天柱隱機埋照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園公歌詠於紫芝宏景怡悅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比興觀其自古王化詩與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真樞稽性命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畜神挫銳爲本至於奇采逸響琅琅然若夏雲璫而凌倒景崑閬松喬森然在目

近古遊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惣論谷神之妙則有元綱哀蓬心蒿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可學論疏淪澡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巖棲賦修胷中之誠而休乎天均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其他抗章寓書贊美序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爾而昭曠合爲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是矣大歷十三歲歲直鶉首止于宣城道觀焚香返真於虛室之中門弟子有邵冀元音率顓其徒寧神于天柱西麓從其命也冀元偏得先生之道如槁木止水剗心遺形太原王顏嘗悅先生之風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顏

爲御史中丞類斯遺文爲三十編拜章上獻藏在秘府
厥後冀元得其本以授予請刊其徑庭庶傳永久其有
迨迨卓詭之論猶不列於此編至若擬神奇祗物怪告
鍊蛻之地合肝鬻之符皆備於刻金石者之說今徒采
獲斯文以序崖略且俾後學知道者必知言云

權載之文集卷三十三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四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唐故通議大夫梓州諸軍事梓州刺史上柱國

權公文集序

叙曰三代之理曰忠敬文文之爲也上以端教化下以
通諷諭其大則揚鴻烈而章緝熙其細則詠情性以舒
憤懣自孔門偃商之後苟况孟軻憲章六籍漢興劉向
賈誼論時政相如子雲著賦頌或閎侈巨麗或博厚道
雅歷代文章與時升降其或伯仲之間齊名善價以德

行世其業以文學大其門則又鮮焉公諱若訥字某天
水略陽人其先武丁生子手文命氏在殷周間爲諸侯
國楚滅秦遷始居汧隴甘泉安邱之明德宜昌郿城之
勳力胙土啟封三葉彌大以至平涼公文誕生滑州巨
城縣合崇本卽匡城府君第二子純嘏粹氣積爲清和
文誼內富英華外發弱冠與伯氏無待叔氏同光同游
太學連登上第由是士林風動一時嚮慕言文章者實
歸公門永崇開耀之後以人文求士應詔累踐甲科極
天人之際陳教理之本堅疏古義納忠本朝自晉州霍
曰縣尉四遷至咸陽尉由右補闕拜起居郎在中宗時

嘗以禁中書籍編脫繆詔朝廷文學大官十人緒正之
而公以秩卑名重特居其選時拜貺於執事者公曰此
君命也又何私焉比及已事彼皆轉職獨用砥矢之道
不得居中出爲蜀州司馬改梓州長史彭州別駕吾道
一貫虛舟其心士師之退緇恬然海沂之詠謌日茂拜
歙州刺史遷桂州都督梓州刺史用中和清淨之政化
悍戾剽輕之俗三郡霽然有鄒魯之風方謂入掌典謨
訓誥之文外當十聯九牧之寄壽違其量自古同悲以
某年月日奄捐館舍享年若干而伯氏官土城都尉叔
氏官至長安丞皆有盛名而無豐祿此其所以爲善者

惑也公自布衣時與許國蘇公友善自彭原上計至京師而許國當軸道舊歡甚謌詩祖或諗公加敬異數且以爲孟晉之機公曰交道舊矣豈遷於物若然者是薄蘇公也所不忍爲處之如初禮不暫屈其持操前定皆此類也知陳伯玉於下輩卒成大名其他所與游者皆鉅儒宿學天下賢士公歿後二十餘年德輿先人筮仕河朔始類公之文章爲三十卷成都府君長安府君各二十卷未遑序引遇幽陵兵亂故其篇皆亾德輿旣亂而孤莫知世德逮志學之歲距公之下世年愈四紀諮謀於諸父兄故德善行義不得其詳至大厯末方獲其

文百餘篇其學富其才雄有賈生之正相如之麗大抵以彩錯峻拔使善否章明爲主至於脗機捷於動用以口其情則棲隱賦歸山賦體物比事極風人之麗則則喜雨賦悲秋賦俶儻閱達以文藝自任則詣樂城公奏記上吏部裴李二侍郎書叙家風世德以識幽壤則司田大夫水部員外二世父墓誌紀時賢循吏績用行實則劉馮翊碑梁萬年鄭拾遺誌銘緣情遣詞寫境物而諧律呂則寄蜀中舊遊詩蜀國吟擬古橫吹曲其餘表牋啟銘贊序述合而類之列爲十卷蓋於公述作三之一也幸而異日盡獲公之遺文則當求主文者爲之序

錄今姑舉其官命事業書於篇第之初以自識云謹叙

唐故徐泗濠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檢

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徐州諸軍事兼徐州

刺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上柱國南陽郡

開國公贈司徒張公集序

昔有虞以濬哲文明理天下故有諧八音陳九德賡載

康哉之臣周宣王脩文武之業以開中興故有歌烝人

賦韓奕清風大雅之什春秋之際諸侯列卿大夫感物

造端能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諭志然則元侯宗工作

爲文章本於王化繫於風俗亦其志氣之所發也可徒

諱建封南陽人簡廉䟽達信厚誠直秉心可大以禮義

爲于櫓非道不處視圭組猶稊稗以褐冠博帶游于京

師當時賢士公名卿盛服先生之倫皆迎門締交就義

若渴贊師律於盟津大鹵之府由察視主柱下方書朝

廷以州部要害選難符守歷巴陵陟壽春娑娑反慮壤

地相接衆寡懸絕物情不支斬其使者以徇傳首於行

在所屏翰淮海我爲金湯選覲觀望者革心服義而東

夏安矣加地進律察廉三郡授鉞貞師蒞于徐方就加

六職端右之任追命三公論道之秩其始終艱貞光大

也如是昔左丘明載單襄公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智文

之輿也人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則司徒嚮時之大徇
忠明智戴仁抱義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言足志踐履
章灼故其辯古人心源定是非於羣疑之下則韓君別
錄痛詆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餘贊
勲代表丘隴銘器叙事放言詣理皆與作者方駕而歌
詩特優有仲宣之氣質越石之清拔如雲濤溟漲浩漾
無際而天琛夜光往往在焉其入覲也獻朝天行一篇
因喜氣以攄肝膈覽其詞者見公之心焉其還鎮也德
宗皇帝紆天文以送別湛恩異倫輝動中朝至於內庭
錫宴君唱臣和皆酌六義之英而爲一時之盛夫文之

病也或牽拘而不能騁或犇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成心
匠揮斤細故英華感槩卓爾其闕大析理研幾泊然其
精微全才逸氣與勲力相直盡在是矣公之理也徐人
宜之故尚書克家纂業用嗣厥服猶鮑氏之居司隸鄭
人之賦緇衣大君推恩善善春秋之義也永懷先志乃
集遺文以德輿嘗承司徒之歡表列編次凡二百三十
篇承詔作序是用拜君命之辱而不敢讓云

唐故尚書右僕射贈太子太保姚公集序

文章者其士之蘊耶微斯文則士之道不章不明又况
宗公大君子綱紀百度琢磨九德以至於經大猷斷大

事不由此塗出者猶瞽之無相歟蓋脩之有本末得之
有薄厚耳至若推於心術暢於事業行顧言言中倫者
太保有焉太保姓姚氏諱南仲吳興人博究今古安舒
方重外清和而內剛明有直質而無流心學于詩之體
梯易之貞厲且曰史魚仲山甫吾之師也故以之脩身
以之懿文其遜志肄業通達強立則博約以明義類郊
居宴息勇退肥遁則吟詠以達情性詳延特起對有明
法拾遺補闕在帝左右義激於中書陳於前肝膈悃幅
以盡規爲已任切於時病者皆精爲上言之疏兩河安
危夷門要害蓋建元侯以屏東夏疾吏道雜而多端條

陳選部官人之法較下飢旱舉成湯六事凡如此書數
十上請故卜貞懿皇后陵地一篇尤深切著明武皇嚮
納被以命服因詔侍臣極言得失宰臣上賀百執事聳
視以爲雖神爵黃龍炎漢紀年之瑞不若是也周旋臺
閣損益文憲由左馮翊理陝州教化清平分闡東郡閑
邪秉直志氣所申勇若諸賁天下之人稱焉竟以貞勝
而登端右是皆立誠居業言而履之之効也故其含章
匪躬諷議居多其他則詩有逸韻敘事爲實錄皆据
根柢而无枝葉惜然君子之儒之言其在是乎昔公
之理海鹽而介浙右也德輿方僑於吳辱忘年之歡暨

叨貳六職而公入踐師長馨香茂實耳目聞知公嗣子
太僕主簿袞孝謹而文永懷罔極捧公述作二百篇列
爲十編以論次見授故粗舉公之所履與爲文之旨而
叙之云

權載之文集卷三十四終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五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左諫議大夫韋公詩集序

洙泗門人登四科者唯稱端木賜卜商可與言詩以其
善於取類敏以喻禮然則緣情詠言感物造端發爲人
文必本王澤貞元十二年夏四月庚辰皇帝御麟德殿
命通儒碩生與緇黃上首雜論奧蹟互相發明由是京
兆韋君以四門博士召見三元六學博辯闕大精義具
舉宸心乃愉尋獻七百字詩一章詞華彬蔚詔旨優答

浹日授秘書郎踰月遷右補闕未半歲拜諫議大夫其於以文發身以直事君言語侍從論思諷諫賈生當受釐之問方朔擅不窮之智近臣渥命榮冠一時薦紳競勸巖穴皆簪初君年十一嘗賦銅雀臺絕句右拾遺李白見而大駭因授以古樂府之學且以瓊琦軼拔爲己任至弱冠迺喟然曰四始五際今旣遠矣會性情者因於物象窮比興者在於聲律蓋辯以麗麗以則得於無間合於天倪者其在是乎彼惠休稱謝永嘉如芙蓉出水鍾嶸謂范尙書如流風迴雪吾知之矣遂苦心藻慮儻詞比事纖密清巧度越羣倫嘗著天竺寺十六積魯

郡文忠公序引而和之使畫工圖於仁祠摘句配攬偕爲絕勝又於江南著臥疾三十韻晉國忠肅公手翰以美之曰卓爾獨立其在我輩生乎其爲名臣宗公所稱賞如此又與竟陵陸鴻漸杼山僧皎然爲方外之侶沉冥博約爲日最久而不名一行不滯一方故其曳羽衣也則曰遺名攝方袍也則曰塵外披儒服也則今之名字著焉周流三教出入無際寄詞詣理必於斯文自貞元五年始以晉公從事至京師迨今十年所著凡三百篇嘗因休沐悉以見示德輿鄙昧不能言詩徒以掖垣之寮辱命爲序豈愛之厚而忘其不能與前此論著別

爲篇第後此者方紬懷仙章句而不復賦人間之事矣
今茲詩集以類相從獻酬屬和因亦編次且以聖誕日
麟德殿三教講論詩爲首凡千卷云

魏國公貞元十道錄序

序曰自夏書禹貢周官職方漢志地理厥後史臣繼有
其書國家將九夷不冒四海梯航聲朔過前古遠甚相
國魏國公明誠助化育與學窮今古百揆師長十年樞
衡贊端拱無爲之風以宥天下王佐盛業論著形焉嘗
以爲言區域者闕畧未備或傳疑失實於是獻海內華
夷圖一軸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盡瀛海之地

窮鞮譯之詞陳農不獲之書朱贛未條之俗貫穿切劘
靡不詳究開卷盡在披圖朗然又提其要會切於今日
爲貞元十道錄四卷其首篇自貞觀初以天下諸州分
隸十道隨山河江嶺控帶紆直割裂經界而爲都會在
景雲爲案察在開元爲採訪在天寶以州爲郡在乾元
復郡爲州六典地域之差次四方貢賦之名物廢置升
降提封險易因時制度皆備於編而又考迹其疆理以
正謬誤采獲其要害而陳開置至若護單于府並馬邑
而北理榆林關外宜隸河東樂安自乾元後河流改故
道宜隸河南合州七郡北與隴坻南與庸蜀回遠不相

應宜於武都建都府以恢邊備大凡類是者十有二條
制萬方之樞鍵出千古之耳目故今之言地理者稱魏
公焉公之意豈徒洽聞廣記以學名家而已哉蓋體國
遠馭不出戶而知天下親百姓撫四夷真宰相之事也
凡今三十一節度十一觀察與防禦經畧以守臣稱使
府者共五十列於首篇之末其三篇則以十道爲準縣
距州州距西都書其道里之數與其四鄙所抵其事覈
其言詳閱覽默識精微錯綜斯爲至矣德輿忝披垣之
屬承公話言盱衡屈指珠貫冰釋辱命授簡書其大端
輒罄斐然之詞豈揚不朽之業時貞元壬午歲夏四月

謹序

崔衛二侍郎詩集序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內而氣相
求情發於中而聲成文以觀以羣以比以興清河崔處
仁河東衛從周於是有清秋仁祠往復十七韻之作初
二賢皆以秀造分校祕府宏文之書貞元初同爲渭南
尉聯曹結綬相視莫逆處仁自府廷旋歸稅駕於斯國
門勝槩康莊在下馳車徒而走聲利者此爲咽喉外煩
埃壒中孕閑曠晝懸清光夕湛虛明上方之鐘聲深夜
之月露眺聽寂寞情靈感發投者報者無非瓊瑤如金

絲相和孔翠翔集盡在是矣厥後同爲左右補闕從周以本官入爲翰林學士處仁累以尙書郎知制誥旣而處仁西垣卽眞從周復以外郎掌誥洎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卽眞俄掌貢舉實爲之代元和三年秋處仁爲吏部侍郎從周爲兵部侍郎重九休澣聯鑣道舊永懷曩篇二紀於茲盧屋壁之却壞詩文之磨滅不若刻勒片石之爲堅且久也惟二賢大雅闕達人倫龜玉更爲王陽迭爲田蘇便蕃清近烜赫章大其於爲霖爲礪四方之屬耳目久矣然則志氣之所舒英華之所摠其濫觴於此乎德輿與二君子同爲諫官同掌書命相繼典貢士分曹居中臺其間交代迭處不可具舉敢叨益者之助實悅同心之言追琢旣具序夫本末亦二君子之志也

暮春陪諸公遊龍沙熊氏清風亭詩序

莫春三月時物具舉先師達賢或風於舞雩或楔于蘭亭所以暢靈情滌勞苦使神王道勝冥夫天倪吾徒束支體于府署以簿書爲萃桔有日矣故因休沐之暇考近郊之勝郭北五里有古龍沙北下有州人秀才熊氏清風亭蓋古容州牧戴幼公前倉部郎蕭元植熊氏之業文尙茲境之幽曠合資以營之創名以識之五年矣

初人環堵中有琴書披篁躋石忽至茲地鄙章二江派
於趾下匡廬羣峯極目於枕上或澄波淨綠相與無際
或孤烟歸雲明滅變化耳目所及異乎人寰志士得之
爲道機詩人得之爲佳句而主人生於是習於是其修
身學文固加於人一等矣况其志勵於螢雪之下業成
於薪水之餘則甲科令名如在指顧是會也有御史府
楊君薛君環列崔君校理魏君皆以文發身或再戰再
克予與皇甫君不由是進亦陪其歡虛中曠然取樂名
教如主人趨隅拜下恭敬得禮請酌古道徧徵歌詩因
曰自十數年間佐是府者騰陵杳冥離會靡常衆君子
用牽乎時未始有極然異日之適非今日之適也至若
心同於內迹陷於外交臂瞪視吾喪我於此亭者一生
幾何是不可以不紀乃次詩於屋壁各疏爵里以爲清
風亭故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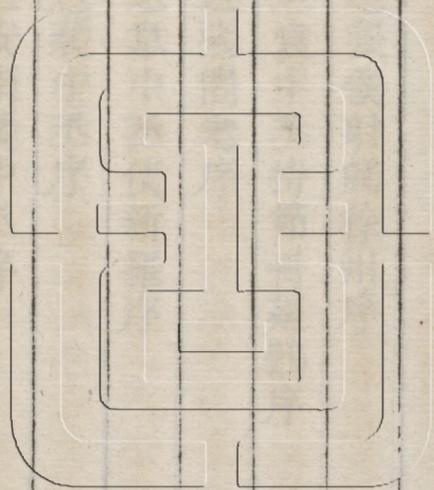
蕭侍御喜陸太祝自信州移居洪州玉芝觀詩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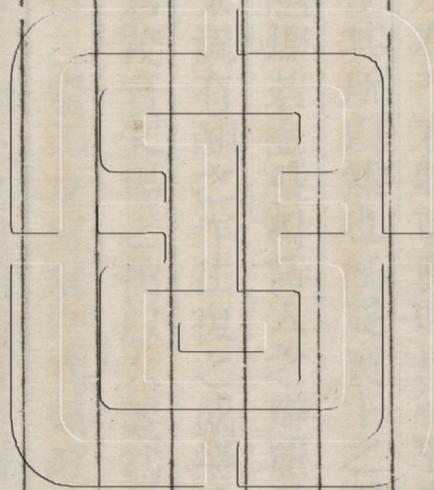
太祝陸君鴻漸以詞藝卓異爲當時聞人凡所至之邦
必千騎郊勞五漿先饋嘗考一畝之宮於上饒時江西
上介殿中蕭侍御公瑜權領是邦相得歡甚會連帥大
司憲李公入覲於王蕭君領察廉留府太祝亦不遠而

至聲同而應隨故也先是常舍於道觀因復居之竹齊
虛白湖水在下春物萌動時鳥變聲支頤散髮心目相
適蕭君悅其所以然也旣展賓主之旣又歌詩以將之
其詞清越鏗若金璧得詩人之辯麗見君子之交好詩
旣成而太祝有酬之作往復之盛粲然可觀客有前法
曹掾崔君茂實文場之舊以六義爲己任攘臂拔筆而
爲和者惟三賢師友風騷迭爲強敵志之所之發爲英
華其於奇正相生文質相發若笙磬合奏組纘交映君
子曰侍御唱之太祝酬之法曹和之是三篇也不可以
不紀况合散出處之未始有極耶以鄙人嘗學於是俾

冠以序其或繼而和者用先成爲次云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五終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六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送張僕射歸徐州序

送袁中丞持節冊迴鶻序

送張閣老序

送韋中丞使新羅序

送裴中丞序

送安南裴中丞序

送仲員外序

送殿員外出守均州序

送陸使君序

送許員外出守郢州序

送建州趙使君序

送杜少尹赴東都序

送袁相公序

送張僕射朝覲畢歸徐州序

大君子所以貴者道合于上化流于下得時大行求福
不回而已僕射南陽公鎮徐方十年師貞人和拜章請
覲冬十月四牡琕戈至於京師或誦其德輝或歌其事

功直道相賀懦夫立志公始以褒衣儒冠游公卿間仁
義博富名聲籍甚其後擁傳佐戎專城靖人福以至德
惠之美利臨駭機以激大順奮州師以摧劇虜淮湖之
間嶷然保障陟明加地再命元侯康衢自隨於趾步枉
道不萌乎心術而文鋒師律奇正相合以氣爲主與古
爲徒故其緣情放言多以莫耶自况然則天下之肯綮
適所以資公之斷割取上之注意也深公之誠慮也至
貢端誠以無隱沃宸慮如合符盡直於內詭詞於外日
降慶賜載淹旃旌元正前殿之賀中和內朝之直鐙鏘
鸞聲湛湛露斯雖韓侯入覲吉甫燕喜無以過也迨茲

春半受命言旋中朝賢士大夫皆舉酒爲壽徵詩爲禮
蓋悅公之風而惜別也德輿辱當授簡詞不逮意姑以
掖垣所賦類于左方云

送袁中丞持節冊迴鵠序

國家用文教明德懷徠外區今年春迴鵠君長納忠內
附譯吉語于象胥復古地於職方方帥條其功實聞于
天子乃擇才臣以宣皇仁于是詔工部郎袁君加中憲
之重被命服之貴將行又拜祠部郎中有司具儀法持
節冊命所以新其號而厚其禮也中丞端淳而清文敏
而誠才以周物智以達變識柔遠之五利能專對于四

方攝衣登車不問夷險朝賢縉紳是以壯其志而嘉其
忠且滇池昆明爲西南雄部嘗樂聲教是焉纂修奇功
自效願爲保障方今規摹宏太八表一家然則俛首以
帥化者吾君受之而不阻勤人於遠畧者吾君薄之而
不務彼唐蒙開地爲好事之臣諸葛渡瀘蓋一方之利
况今文武吉甫鎮安蜀都而中丞將大君之禮命固殊
隣之職約德行言語實在是行使邊人緩帶安枕無煙
火之警酌古經遠才者能之金章瑞節光耀原隰近臣
主文乃類歌詩鄙人不腆忝記言之職故西南之冊命
使臣之優詔皆得書之授于史官又嘗與中丞同爲江

西從事辱命內引所不敢辭

送張閣老中丞持節冊弔新羅序

秘書少監張君既受詔以執法持節錫命于北方弔其告終嘉其稱嗣致賜喻旨以宏天覆長幼養老以遂人和旁達休嘉上應古始聖人之道也况中丞用文學政事敏知達才彌綸諷議官業以序而又修史氏之職且逾一紀國家有殷薦嚴配之典必相其儀有受詞專對之重必將有命蒞事不惑居常讓夷是行也知其習俗中其宜適粲然而接之以文驩然而加之以恩迴車伏奏可以光大南宮衆君子固以類其歌詩陰方之氣俗

四牡之踐履考功郎苗君序之詳矣掖垣寮舊又申以七言鄙夫承君之歡辭則不曠亦既辱命俾次羣篇是用直書納諸橐中而已

奉送韋中丞使新羅序

昔鄒魯之諺以籟金不知者蓋一經耳今中丞文博究其五皆可名家則扶陽重侯之儒術爲踐修矣自外臺從事不四三年歷左史尙書郎其取青紫易於地芥前此以盟津貞師則授以司武今茲以雞林纂代則俾之錫命藉奏議以中輟擇專對而遂行行止之間有以見文敏歸重也太平尙仁多識古訓訃終諸嗣禮之重者

宜乎以儒冠智囊弔祠臨存佩二印捧三冊使有截之外家肥德洽將渥縟之命視勤遠如夷其忠信歟三臺雋彥歌詩譙較至若辰韓息慎之俗懷方象晉之道譯賓將洽驪之盛致賜諭旨之榮自原隰之華至溟漲之大雲氣海物昕昏變化衆君子言之詳矣中丞以佐曹陳君之歷司封郎也今爲之代以德輿之忝駕部郎也又爲之代凡兩掖所賦盡借序以爲好宜徵作者猥及鄙人直書粗畧敢謝不敏

奉送裴二十一兄閣老中丞赴黔中序

裴兄居諫大夫五年休問藉甚其於匪躬據古切劘獻

替掖垣衆君子徒見其拜章伏閣而莫知其所以言者然則發舒純誠宏大聰明以貢於穆清者可勝道耶每漢廷大僚與六官貳職之缺羣情屬目俟其授受久矣壬子詔書有黔巫長帥之拜秩於清憲衷以命服周行諸公以爲一方之幸且惜其去而未喻也及夫別殿前席沃心交感重藩符之所付慮安集之不稱凡所以輟近臣惠遠人之旨纖悉備厚上許周月之代兄求三歲之理又以見首公急病而忘其勤遠淹郵然後諸公知惜別爲細而感恩爲大在此行矣自牂牁通道夜郎置吏以示綏懷以安剽輕失其理則蕭然愁擾得其和則

權然感悅方畧招徠繫於官師以兄之慈惠直信粹清
廉白爲仁由已不改其度使大化淳流在明誠洞開推
人情以賦政便習俗而不擾彼四境之內如熱待濯如
水走下史臣操簡以傳循吏使者急宣以將徵命雖欲
復三歲之言其可得乎未聞則褰赤帷飲醇酒宴宴言
笑中無町畦雖鬱蒸霧雨之候無自入矣大丈夫被薦
紳影華纓宏宣職業無有遠邇則嚮之玉堂清禁論思
侍從與今之龍節前導金龜映組皆所以事君也豈有
中外之異耶祖軼雷醉宣言相勉在加殮寓書而已至
山川風物與騷雅瞻望之歎皆備於詩人所賦古茲不書

送安南裴中丞序

士君子循道致用感恩宣力則萬里如咫尺溟波猶
康莊况金印照路伏熊載軾提封甚濶命賜甚厚此裴
侯所以拊笑就道視交州如衡輓之前則天時之暉熱
地理之迥遠皆細故也初裴侯夷退燕息未嘗角逐於
有司且曰不試則已豈能自售其後累以惠文法冠爲
戎輅上介甫登中臺旋鎮南服蓋純鈞百汰不自閉於
匣中明矣今天子惠慈元元邁唐虞之風鄙夫司言九
年玷辱清近顧不能裁成謨訓著一代典法耗竭虫鄙
爲明時羞思得上分憂歎下布條則使四封之內列郡

和洽斯亦大丈夫之事也因君是行聊復起予追思往
歲攜手相樂與蘭陵蕭元植范陽盧載初宦遊出處多
在江介索然物故何可勝言又想夫楊柳古灣秣陵仁
祠寒食促膝歡言舉酒晦明颺馳忽二十年各乘風波
時一會合今日出祖話別在加食自愛而已至若馬文
泉之功畧士威彥之教化憬俗裔人納諸掌握明珠文
犀視同涕唾皆裴侯毅中所蓄也不復煩言

送主客仲員外充黔中選補使序

選部每歲以四才三實銓署羣吏每三歲則有詔以諸
曹郎分命南轅調其仕次有黔江辰溪十五郡五十餘

城賦其吏員便其習俗主客郎仲君實司之君始以岷
峨諸生獻賦京師因文章典義濬發聲實自解巾校文
三四遷至博士尚書郎遂於禮籍推本今古乖疑缺微
者皆折中焉敏於奏議練程達品肯綮窳鄙者每游刃
焉則南方之職業必序縣道必理固其毅中之細者况
孔門之果於從政大雅之古訓是式皆子之家法也又
何所規昔司馬長卿以駟馬車歸故里有郊勞負弩之
榮今君道劔門抵左綿銅梁玉壘喬木可辯畫錦星輶
其樂何如又想夫歸自涪陵出於南荆浚巴峽之風水
冒陽臺之雲雨昏旦萬狀發於歌詩凡今漉酒祭輶者

不可以不賦

送司門殷員外出守均州序

春二月武當耄耋耆相率詣丞相府請以司門郎殷君爲郡相府嘉之以其詞敷闡先是君嘗佐廉問於漢南會是邦缺守乘傳權領實有美利浹於人心懷思咏歎久而彌結上方酌漢宣故事綜覈名實有分符竹以主郡國者初必召問以觀其言退而考察以質其效從人之欲卽日詔下中朝相賀以爲有古道焉且君富於文誼恬於利欲比興聲律播於士林故二十年間官薄不遷令問茲大去歲甫爲尙書郎今茲持郡節動靜之道較

然不迴職夫父母一邦化條在已以此爲政不亦重乎阜安之而平其吏由訓理之而示其典法用少卿之政徐考便宜行次公之道不從靡密由前日之理術首凡今之績謀彼東觀論著之臣方操簡冊以待循吏得不務乎君子於是舉也上美朝廷之命順於人下嘉武當之叟達於天則殷君之道從而可徵矣王城東南千里而近新紱在服兩輜有輝郡齋佳句佇與報政借至吾徒賀徵拜之不暇又何滄焉蓋用歌詩爲禮以附其至送歙州陸使君員外赴任序

始予與公佐俱以圓冠褒衣息偃於江湖間練塘鏡溪

樂在雲水師心自放相視莫逆其後則攻過內訟知道
不遠人洗其初心虛以順外逮四三年又俱以法冠翹
車爲諸侯賓攝衣塵中與俗駕並馳間關道路離憂多
而歡言少七年詔書以禮官博士徵鄙夫於吳十六年
以尙書祠部徵公佐於越其間闊忽焉十歲心期寓
書常若對面中朝大君子皆以推轂爲已任未至如缺
然亦旣覲止笑與并會月未再暮麾幢在門由是大夫
之賢者士之仁者皆惜其去以公佐有端操直質無巧
言調笑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也今天子加恩元元慎
重吏師則列郡長人不輕於中都官明矣况宣城有賢

長帥以廉風俗新安有佳山水以資勝踐爲仁由已賦
祿且厚此皆不期至而至者然則表課陟明疾若傳置
行當以尺一徵書奪於是邦邦人雖欲遮道借留未由
也已又惡用今日少別爲戚戚耶公佐畜神自愛以俟
良會

送水部許員外出守郢州序

吏二千石與中臺郎循良雋茂旋相爲重在其推擇所
切而已故叔載以文術而居郎位以吏理而分郡節時
所重難輒居選中其初以獻賦射策取甲科如地芥交
諸侯之聘車不輟鞅絲外臺察視入佐著作休聲日揚

乃擢建禮與伯氏左曹萼拊相鮮濟濟於公朝怡怡于
閨門士君子詠歌屬和以爲榮觀昔郢中之客能爲陽
春白雪之曲洎梁水部郎何遜文含清律重于江南今
叔載有必類之詞比興溫雅其於宦遊宜乎典水曹而
牧郢人也况漢南長帥風行列都郡守清靜公廉遵詔
條而已以叔載內平夷而外質重不佻不流佳言析理
疊疊可復施於列藩如發硎投刃况得漢南之歡舊矣
又何疑於報政耶大則以尤異徵細猶轉遷劇郡皎然
前知不足爲賀觴酒祖軼姑以紓居者之愀愴云

送建州趙使君序

子嘉趙侯者在京下十餘年祿甚薄而心甚泰操利權
燻灼可以頤指變化者趙侯故不遊其津退然自是鄙
夫識之曰斯可以爲君子矣今茲以蘭臺郎滿歲佩二
千石印綬受明天子面命牧茲建人爲仁由已斯亦不
細是邦爲東閩劇地故相安平穆公嘗理焉穆公子之
戴侯也故能言之當孝文避狄時巡之際移書四方詞
義憤切密疏犇問請以州師赴蹈凡穆公所以彰大名
操大政者皆建之爲也趙侯於斯時實爲從事賓榻虛
左得之甚歡凡趙侯所以令聲籍甚四征交辟者由穆
公發之也今日幢蓋昔時山川存問遺老淒涼故事至

止之曰情何可言屬者狀往行於考功易嘉名於博士
斯亦士君子盡誠於所奉其可誣耶頃子忝職西垣殆
將十歲草列郡命過於百數每發緘含毫未嘗不惕然
慎重以其四封之內性命所繫故也或歎趙侯官尚屈
而地頗遠予以爲不然昔孔門諸生以蒲莒單父著稱
况諸侯之貴乎東漢循吏以交趾九真報政况建溪之
邇乎則趙侯旗軾之間猛鷲飛伏勞徠所及鰥孤樂康
陟明善價如建瓴水雖欲勇退知止其可得乎南轅計
日祭輟卽路白晝美錦如歸故鄉行矣趙侯當以書札
爲念也

奉送杜少尹閣老赴東都序

叔通之於文學政事若雄銜百鍊竅邠中節頃由東曹
郎給事黃門俄以中執法守上洛得幹支郡視方任焉
及今亞尹洛師實顯府政冬十月至自纒雷來朝京師
三接而命出車就道凡所以慈惠東人者得悉數焉以
叔通之華資茂實而須長師於後命者蓋使洛邑耆老
周知功化然後尺一詔條焜耀恩禮夫如是則吳公之
理平第一不復專美於前書矣又豈以旬朔疾徐爲叔
通道耶岐燕元老理具惜別文昌六職夏官卿趙公而
下舉白出祖交歡道舊鄙人病不能醉亦笑言擊節於

其間衆君子皆賦愧序引之辱

送袁尙書相公赴襄陽序

皇帝惠慈元元夙寤爨與柬求官師寄重方國癸未詔書以地官淮陽公撫封于漢南公以全才碩望爲上所器任故命相之初公登右輔維藩之選公在東郡徵還不累月而推轂于茲中外宣力安危注意其以導迎休和輝耀光明愷悌四鬯英華外發心誠求之無不及焉洪範之有猷有守中庸之不疚不貽申伯之柔惠且直次公之外寬內明皆優爲之贊畫辰告節印照路漢廷公卿留歡不足少傅滎陽公首爲詩文二百言以餞榮

陽公貴仕三朝兼秉國成辭巨源之啟事就子房之優佚迅發麗則如黃鍾白珩襄峴之風物會離之情狀盡在是矣方今堯舜在上理臻平明罷宰政之臣或寄崇元侯或服在犬僚然後見南國滔滔之盛大延濟濟之美鄙人以鴻私寬宥猶汗文昌宮方謂與公入奉朝請歸聯衡輓今則命賜倍厚豈敢復以少別爲愴耶六曹官諸曹兩接近臣侍繼滎陽之唱者凡若干篇列于左方春二月禮部尙書扶風郡公權德輿載之序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六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七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奉送韋起居老舅假滿歸嵩陽舊居序

九年正月左史韋公移疾旣踰時左曹以聞得請當免
遂以角巾野服如東周舊山前此中朝薦紳先生之徒
車轂擊于通逵觴酒交于竹林執其衣袪惜乎分陰弦
晦屢移其權不厭或發於歌詠以將厚意離孫權德輿
序而言曰大凡士之生世有二道焉其出也宣其功緒
播其利澤納忠服勞以服天下其處也味道之腴與古

爲徒休影息跡以閑身世不如是者細則牽於利欲大則囿于得喪識真者羞之公之先扶陽始以丞相致仕爲西漢盛典逍遙以安車不屈爲北朝外臣至是左史又能伸其志以宏其世嘉遯德風盛于一門况吾君用太和理萬物動靜者各遂其方則陳力以致用潔身以宏教其利一也故左史得以聰明爲駢枝名聲爲纏繳無耗氣無然和退然葆真獨與道往鷗鳥不動家人忘貧是行也朶頤者知懼矣出車家林揮手青門擁途而祖者惟恐不及合歡也忘印紱之輕重陳詩也無章句之約束放言無擇造適則笑行觴無算既醉而罷虧成

彼是曾不棲于念慮之中而惠風閑雲飄拂左右動用視聽無非大方排是類而廣之則泛滄伊陟嵩邱又可知也小生無似謹序其所以然附于篇

送台州崔錄事二十三丈赴官序

夏四月臨海郡紀綱掾崔稱璋受命選部出事東門是歲重表甥權德輿始至京師寓居同里顧其室空無以自覘遠輒竊仁者之義申之以言云古之君子修誠以慎獨居易以養正行實中茂而纓轂外華其或不至則安之若命蓋直己而不必用蹈道而不必行居今行古者實鮮而稚璋是已言必踐學必思四命官率由會

府進不苟而交不黷簡廉肅給推心爲理滿歲罷去則與令弟耕于茅山之下睦姻食力修家法考農政嗜嘻申申有義有仁起于棖闈被于鄉黨之動也之靜也得古之遺風闐然而未彰不易其方寧蹇連以終否無奇袞以害正華髮承弁知者歎之且夫列郡之督郵視天臺之司轄地征之衆寡賦政之細大爲柅何莫由斯予獨知臨海之人受賜不暇矣况琪樹風清石橋月明羽人仙子髣髴如覲遺有涉無與境而勝象外之歡可勝既乎今大君子主制河東諸侯府多雋賢且有雅和稚璋者庸詎知今日適越不爲異時之大來耶二三

君子送遠加等醞酒以祖道歌詩以發志賢稚璋而思
仙山故也各見乎詞

奉送崔二十三丈諭德承恩致仕東歸舊山序

大易之言君子也有出處語默之異或有猷有爲以宣
事功或不勞不伐以順天理則陳力於岩廊之上潔身
於巖石之下皆其所也至于振風聲以助時化無乃處
者裕乎丈人燕居積四十年而天爵人爵合發至京師
周月而解巾致政之詔再下豈徒然哉初躬耕于延州
三茅山之趾安仁食力聲利不入心靈曠而體胖道義
富而家肥閨門淑行流於鄉黨泊然與白雲鷗鳥同其

無事去年春鶴書下江南守臣多方以起之至止之日
褐衣詔見未受命而被以章紱既受命而侍于宮朝循
性蹈道不遷于物抗章乞身詞直而明凡五上而後得
請之詔下寵秩優禮周行聳視上以爲天下之本至重
必資賢人以奉三善故命職命官皆在于是及不得已
而賜告也猶以審論道德處之不然者豈無他豐祿耶
蓋尊元良以貞萬國聖人之心也噫夫士能自審出處
之宜而不惑者鮮矣或囿於利欲四顧滿志或没于黨
類不能自還嚮非疆志峻節皦然清厲大圭不琢獨鶴
無侶難乎哉追思曩歲一踐巖徑蓋三十年矣徐話舊

故有悲有歡唯冥冥翰飛不可及已輕裝喜氣心與道
勝軟輪徐駐故山有輝想夫草堂環合喬松千餘本交
柯翳景吟泣風露幅巾長謠偃放其間一氣不耗四支
交暢清時外臣其樂如何非仁聖不能全不奪之操非
堅明不能果獨往之志淳史古風復行于今群公惜別
飛蓋擁道如漢廷祖二疎故事而類之以歌詩德輿泝
其心源也熟故斯言不悖

奉送薛十九丈授將作主簿分司東都序

丈人罷碭山尉之歲德輿未旣亂寓居南徐拜手之初
就傳未足以遜志歌詩未足以類事嬉于硯席不知苞

羞會離之際亦命之賦爾來向三十年矣因緣進越濫
吹于朝而丈人以河陰丞滿歲參調亦既感泣悲歡相
乘微辯風采乍疑夢想而又徵楊惲史氏之學發羊曇
西州之歎家風代德有所未知遺文逸簡甫獲傳授以
丈人素履厚行含章立誠黃琮白珩粲然內照可以書
惇史激薄俗者有焉方安舒以潔已耻孟晉以枉道俛
首受署不競于時方今王在在鎬東人望幸百執事之
府署盡備擇才以理繕工之屬分領厥司所趨者靜不
薄其祿且以嵩峯之下素業在焉與夫角逐于京劇者
異日論也離觴舉白征蓋就途因以弱歲菲詞發篋見
示且曰今日之別其可默耶直書下情拜命之辱

奉送韋十二丈長官赴任王屋序

丈人承炎漢扶陽重侯之後代爲多才郎襄德勲戴翼
周運其族滋大猶景山鄧林峻極扶疎昌阜蕃祉其理
然也以仁義之根祗發文學之英華居夷處厚恬然自
是凡五筮仕三以選部掄材升詳延慰薦其進不苟始
調爲黃綬尉其後再厯郡都吏縣大夫皆有理效著於
官下出入三十年間清議以法冠郡節處之而竟未至
嚮者杜尺由徑與角逐者均其六轡則纍纍若若之佩
不足取也而消息木雁精辯龜頭乃命復腰銅章貫長

王屋且以天壇日觀境非人間酒襟靈而清眇聽揮慶
霄以挹沆漑然後用愷悌清靜之道惠于一同有吏有
隱真君子之心也昔卓子康魯仲康之倫爲密與中牟
至司徒太傅皆教化之所自也仁遠乎哉猥以庸薄累
叨榮級宴較佐酒恭聞話言徵孩提而見愛語中外以
多感拜手授簡情如之何朝賢士友類詩以貺茲跋
履之可書且俟其光大也

送李十兄判官赴黔中序

今名卿賢大夫繇參佐而升者十七八蓋刷羽幕廷而
翰飛天朝異日之濟否視所從之輕重故予內兄以黔

巫之地爲夷途安流者受署於中執法王君故也以王
君之馨香望實且處清近久矣惟天愛人授茲一方則
兄之赴知己誠可賀也兄端明文敏焯見吏理奉本府
之書奏陳遠人之便宜已事復命驅車就路敢用觴酒
宴較繫之以言曰武陵辰溪四封十五郡大凡五十餘
城以仁佐賢寧彼縣道婉婉語言化而風謠然後徵理
行之第一獻賓寮之功用夫如是得不謂所從之重乎
京師離群詠歎仁政寓辭鈴閣之下金玉其音

送李侯十二弟侍御赴成都府序

相國臨淮公觀風俗於井絡之下辟禮所及皆雋人賢

士隴西李侯虛中敏厚而文嘗再中正鵠於春官天官
氏同門生已翰飛三臺出入承明獨用恬退結黃綬於
伊洛或靜以勝熱或羸而不跽予意其必遇真工大冶
以發鋒刃今果裁惠文趨黃閣視其所舉問其所從可
以交賀矣行當見相君政成一方執介圭歸上台則掖
垣侍從之選不在從事之賢者吾不信也中外零落始
衰多病祖道握手漼然涕洟若至銅梁玉壘之勝踐使
軒賓榻之盛集皆備於歌詩者之說不能悉數云

送崔十七叔胄曹判官赴義武軍序

司徒延德王握兵符相印專征於博陵上谷之地理下

建都府以雄山東行師必直壯辟士必誠重州壤之內
愁信是求上君子之宦遊寓去其本久矣亭伯子王之
裔幕廷賓榻之選行車選日姻族榮之以執事之端敏
肅給且故相國安平穆公之從父弟也腴潤於友愛琢
磨於仁義謙以自牧實而不華閨門公府皆奉金鉉人
倫之美無乃裕乎居則贊長轂名在諸侯之策行則侍
介圭來近天子之光人生少別斯乃細故不當效兒女
子戚戚在勉固志業而已至於道觀離宴歌詩感激則
備於右拾遺獨孤郁前敘云

送睦州李司功赴任序

郡功曹實亞都吏而冠六聯選部銓署勤於他職李侯
宗室子器幹明茂蒞官處煩率無留事清修緣飾傾心
於士友此其可尚也予接李侯中外之姻十二年矣曩
歲既展禮屬子有禮官之命來趨闕下今茲得調甫獲
再會又屬子承乏代斲於儀曹不得授館以觴酒相歡
纔數四耳征蓋將去離憂惻然竊聞太夫人賢明有闔
門訓誡予之內妹主中饋勸以義出則事良二千石分
曹賦事入則順承慈歡琴瑟靜好名教之樂豈待多祿
耶富春江魚浦潭紀行之詩與郡中坐嘯主諾之語吾
知之矣族屬羈滯於江南者衆寓書難徧悉爲多謝

奉送從叔赴任都陽序

叔父端懿誠厚退然自牧博洽前載不以沽名待價爲
心德輿羈州時伏見從叔義興君戶部君送別二序自
前秦安邱敬公至周千金恭公而下德善功烈辯其昭
穆叔父承千金廣川清水三葉紹封之慶其素履淑行
二叔父實詳言之爾來三十餘歲矣服義日茂用晦如
初以仁愛任郵復趨選部銅章列城得之不勤昔季路
宓不齊理蒲與單父爲孔門上第宏之在人仁遠乎哉
況番君故地理通下邑其壤沃其境清惠和簡廉可以
游刃異日九江之西上百里課第於有司者其在叔父

乎佐酒需醉歌詩爲禮有命曰爾宜序謹序

送從兄南仲登科後歸汝州舊居序

古者採詩以辨志升歌以發德繫於時風播爲樂章有不類者君子羞之今兄能泝其末流泳于深源志之所之不遷於物以爲沐浴弟子起予者商而又嘉回之屢空鄙賜之屢中故帶經食力耕于汝山之下環堵蓬茨若蔭華棖逸韻麗藻鏘然在聽去歲臨汝守首賢能之書貢于儀曹瞻言正鵠審固則獲前此亦嘗失之矣退實無愠羸而不囂蓋能反諸已而已且用廉賈之道故也今將抵洛郊歷平陽與賢諸侯交歡假道然後自洛

之汝燕居中林磅礴古昔務諸遠大鸞出幽谷鵬擊南溟將與羣從叔季復修異日之賀豈止於今耶南宮郎有雅知兄者且與德輿爲僚徵詩賦別以附其志謹序

送從兄立赴崑山主簿序

士君子筮仕之門有以代德庥蔭而奉清廟齋祠者及夫試吏就祿與秀才孝廉郎等蓋以舊服流慶後昆宜之其於獎人爲善之義深以從兄承舄奕簪纓之後荷歲黉文誼之訓敏於學行而薄於宦名乃今調於天官署崑山主簿以姑胥之通邑士衡之佳句僑舊耕植多依是間土有良二千石爲東諸侯表率其飭躬敬事夙

夜勤敏椎輪積水或在茲乎從弟中書舍人德輿序其所繇俾羣從偕賦

送再從弟少清赴潤州參軍序

今年羣從之調試於天官春官者以十數典廉舉秀既有其人而少清以經明解巾參南徐州軍事其伯氏椽周衛叔氏簿邳城代耕話別徵時導志夫千里足下九江濫觴致遠就深在乎不已況爾文敏修潔澡身立誠康莊渤澥吾見其往至如鮑昭之詞律孟嘉之風流又其次也想自卯歲僑居是邦趨朝七年束以紳佩烟霞井田如在目前舉白祭載離憂加等尚書公以政成事

簡鎮安方幕庭婉婉多我之執爾其敬恭以事長者求為可知闔然日彰嚮吾所謂不已之道在此而已十三年二月醉後序

送三從弟長孺擢第後歸徐州觀省序

吾嘗思天下之理必求其端於士行博厚人文昭明則理道從之孤卿大夫皆由士而進得不謹於初以自重耶然則鑊于之刃騷驥之步百鍊千里必俟知者此長孺所由獲進於左君之門也左君嘗貳六官之半復以綱轄再臨儀曹鉛鋒絕足於是乎得且爾齡年秀發好學不遷迨于弱冠餘勇可賈修詞體物講習復發功

中的觀者偉之夫每歲登名者四方之人皆屬耳目以評其當否不可誣也若爾之敬遜務時敏沛然得之異時遠至如在步武矣吾與長孺曾王父在永崇開輝之間繼以賢能之書來獻於王庭德名家法華萼相輝暨吾早歲亦將砥礪充賦而先友過聽遽以名聞蓬茅之中未筮而仕旣而中外族姻有以前心見勉者吾以爲雖冗員解巾亦君所命也豈可更名越禮以孟晉求售耶循性所安游寓湖海或辱賓召亦嘗從之頃歲以禮官徵至闕下因緣朝獎忝冒清近旣非所宜居常缺然歲時易過道義難就視爾之年猶前日年每思孔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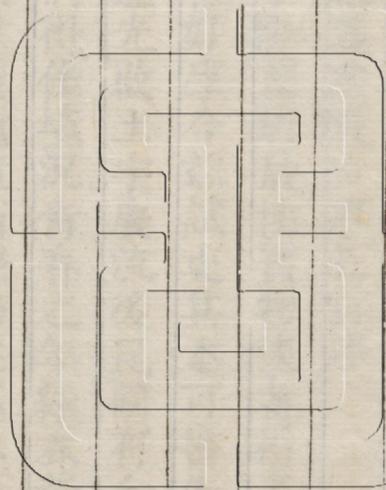
惑不動心之言以爲元龜而未能也然則舉於鄉者士君子之本爾能聿修其慰如何叔父以廷尉評典城于豐理有課最家有教義駕言歸寧拜慶堂下青純被體桂枝在手服名教者相賀况吾之心耶宗門單渺從弟之仕次者不十數輩相愛以誠惜別爲甚因爾之文藝徵吾之出處故詞雖繁而不能已也噫風水之積厚也方可以負大舟大翼爾其勉之其餘則良會慎夏寓書而已十四年四月從曾祖兄德輿敘

送三從弟况赴義興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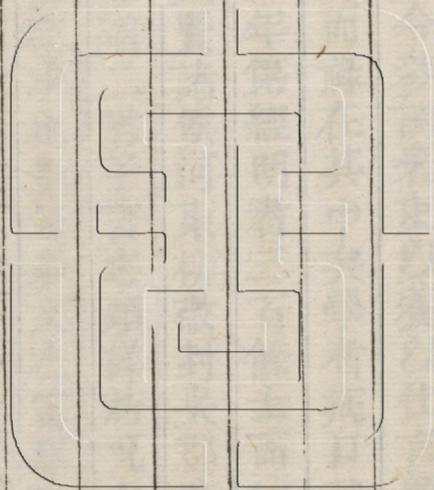
漢廷諸公皆附經術而施政事故其有猷有爲不疚不

懼若況者嘗理左右史記事記言之經傳謨訓居有司
籍奏中乃令參調署吏以養以仕言願於行行本於經
修性勤身而祿在其中矣學者病口隸其言而心不能
通故吾三年第經明者三百餘士而知類通達者往往
有焉嘗與賢諸侯河東柳敬封吳郡陸伯冲寓書往復
論取士之道二君子言之頗詳若況之所履其吾與二
君子之所欲求也豈無多文之富耶而況不耀豈無趣
捷之敏耶而況不爲蓋質素者受采必固平夷者遵道
必遠況之志其在茲乎吾與況行以五綵衣裳侍朝夕
膳裘褐初解綬黃甚新彼陽羨有佳山水玉潭東舍溪

南嶽洞靈仁祠仙觀邑子鄉導窮年勝賞筮仕於斯其
樂如何有以賀義方之慶輕少別之戚伯仲羣從類其
詩文亦命小子璩繫於編末時皇帝御甲子赦令之後
一月也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七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八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送義興袁少府赴官序

過江山水陽羨居最性質物淡者得之愈深袁生愿恭
文敏渴善好學今茲試吏其本可書先正南陽王實扶
中興之運光啟土宇慶流後昆國有令典延世命官解
巾筮仕偶得佳境况青春之年綠衣黃綬出則為政入
則承歡以世德遺直而奮修之不息異時必復此其惟
輪歟追思童年游寓茲地煙潭雲洞杳窅靜深邑中諸

生多業文者亦清輝勝槩之所發也生其勉之有衛許
胃曹首類歌詩鏘然在聽猥微不腆俾叙夫群篇

送劉秀才登科後侍從赴東京觀省序

每歲儀曹獻賢能之書于王然後列於祿仕宣其績用
耳小司徒以楚金餘刃受詔兼領彭城劉禹錫實首是
科始予見其外已習詩書佩觿韞恭敬詳雅異乎其倫
及今見夫君子之文所以觀化成立憲度末學者爲之
則角逐舛馳多方面而前子獨居易以遜業立誠以待問
秉是謙慤退然若虛况侍御兄以文章行實著休問於
仁義義方善慶君子多之春服旣成五綵其色去奉嚴

訓歸承慈歡與侍御游久者賀而祝之曰太丘之德萬
石之訓亦將奉膳羞於公府敬杖履於上庠公卿無慙
龜組交映不待異日而前知矣鄙夫旣識其幼乃序夫
羣言耳

送前溧陽路丞東歸便赴滑州謁李尚書序

昔路温舒舉孝廉補石邑丞以二千石竟用文學推重
漢廷今路君亦果於修身敏於試吏經術以端其行歌
詩以導其辭罷溧陽丞累年矣廉故居約謙故後時塵
緇逢掖不枉其道今自京師抵東吳且曰滑州尚書公
之鎮南服也嘗假從事公實知之今將謁轅門以修賀

詞整羸車以便歸路申舊展禮無所恩累焉然而三揖善價之來雖欲逃之難矣膳部郎楊君之出也亟稱舅氏之賢徵詞於我敢附仁者之贈以宣不腆之言且嚮之溧陽猶古之石邑重之以賢侯盛府以發其道異時漢廷之慶又何疑焉闡然日彰在此舉矣左補闕權德輿序

送許協律判官赴西川序

十年冬予與今左曹相君兵部郎崔君同受詔禁中雜閱對策以第其等將命於廷有請程百職之功緒者且以郎吏諫曹為言時相君為吏部郎崔為右補闕因相

顧曰直言者方譏切吾黨其可捨諸子撫手賀之以為得雋及後詔下徵他日之詞則許生也典校滿歲西遊岷峨丞相彭城公雅聞其才辟以從事十三年冬以府檄計事至于京師獻歲迴車漉酒祖道以子之直而和敏而文策名於大府叶志於元臣搏迅飈翔曾雲將賀不暇給而別何為愴眾君子申歡皆賦使鄙夫類之

送商州崔判官序

商於之地與郊圻接畛藩部條職顯達於京師且有賦輿得署賓介今二千石以宗室貞幹自中臺郎出守首辟博陵崔君温恪廉清且以文敏緣飾三命官至汜水

主簿吏理有聞以中外之勳華文雅所憑者厚遊必有常翔而後集然則君之委質商之報政二者其相用乎園綺風聲夢想如在古祠喬木為寄遐心

送右龍武鄭錄事東遊序

子弱歲時從師於黨塾鄭生已用經術上第誦古先格言圓冠紳帶綽綽溫雅里閭僑居年輩為長迨今踰二紀三徙官至親軍紀綱掾青袍化緇斑鬢如艾徐道舊故悲歡相因以鄭生之理文修行而職業未稱得不為大來之將然歟抑食浮於人者或腊毒歟予不知也今則請急於環列遵途於江介懷舊遊也吳中多賢士君子居易求志為予多謝之

送循州賈使君赴任序

使君嘗以司直佐黔陽黔陽之政舉又以贊善守寧夷寧夷之人又乃今以周行慰薦詔領海豐天慈覆露無有遠邇及夫書於循吏為後法程則古人交趾九真之績與河內潁川固何以異焉知今日麾蓋不為使君南溟之變化耶追思從兄秀才為使君門閭之賓曩歲晤語備徵理行愴族屬之凋零益睽離之怊悵事可覆視言為不誣朱轡郡節三伏就路眾君子祖道或賦列為一編延頸屈指在徵書北轅而已

送當塗馬少府赴官序

子始與馬生相遇於南徐州皆以列校冗員涵泳文誼
生以旣不得調迺反初服與計偕予放浪於江湖間因
爲東諸侯辟召旋忝朝命與漢廷臣並行於西垣南宮
中時生窮閭旅食射策未中積歲於靈臺之下儒衣甚
敝詩思不詘亦與其徒三數生嬉春感秋觴酌吟嘯視
豪游曠貴者傲如也先皇帝不以僕不肖使操刈楚之
柄輒以得士自賀豈惟竊不遺不偷之目而已耶今之
出青門結黃綬筮仕賦祿於東南之奧區且曰外兄州
尊理行充茂所以利攸往而不薄於中都官誠有由也

然則郡齋言詩幕庭主畫雖欲勇退其可逃乎清和之
月草木條暢京邑氣正在陽則舒方宜會合坐歎離索
追計舊故向三十年湖塘里巷疑在前日各有斑鬢愴
茲離襟又何可言也爲子敬謝中丞君乃者南康永嘉
廬江晉陵已爲二千石表率今當明天子守臣之寄爲
仁由已固又與前四郡不侔賦政之暇知君自熟豈敢
爲曹丘耶但交賀而已

送徐諮議假滿東歸序

徐生用經術歷大學太常二博士諮議于王門徊翔于
天朝褒衣赤紱官品第五移疾請告歸息于讓王之舊

鄉其進也量力其退也修性斯可嘉矣國朝禮文酌損
三代最爲詳正生所洽通而又采獲古今亡於禮者考
論稽合頗有條貫故顧居守夷仲徐左曹元封今歸侯
公和皆深知之生喟然曰州間達者凋落太半吾過懸
車數歲已爲壽班在下大夫不云賤况天爵貴於纓冕
田廬樂於都邑思雲臥水宿食稻與魚則華棖列鼎不
如是之適賈勇於退不能留行可以言賀胡爲愴別鄙
夫嘗游息三吳間殆三十年每耳聞水國如話鄉黨則
徐生亦吾之僑舊也可忘情耶商皓遠矣以不才者處
之退朝隱几幸類休沐江海之思油然而生適因送歸

愛此行色時歲荏苒去異張無幾何多疾早衰筋骸日
耗乞身自便雖未敢言涉江而南聊寄夢想秋九月太
子賓客權德輿序

送李十弟侍御赴嶺南序

士君子之發令名沽善價鮮不由四征從事進者翔集
翰飛蓋視其府之輕重耳則侍御之今日猶鄙夫之昔
時也因想昔與今徐方連帥王僕射德素盛府主公楊
尙書達夫同登龍門於鍾陵爾來二十年矣二賢以大
僚碩望當明天子注意分閩之重鄙夫顧無所用亦五
叩中臺俯仰印轍以過量自愧追懷恩舊敢忘其所自

耶況侍御溫良敏肅用文術自贊初爲州里所舉俄屬聖朝以舊勲推恩累更祿位再至京劇今茲簪法冠駕輶軒感於已知不計勤遠又焉知圖南水激之變化不在此耶旣賀侍御所從又悅達夫之舉賓主之間仁義所在焉款門告別思以言爲賤至若洪範之攸好德盤銘之日日新皆侍御所執也今何言焉敬謝達夫慎夏自愛無金玉爾音而已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州序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贊後學俾學者乘理以詣因言而悟得非元津之一派乎吳興長

老畫公掇六義之清英首冠方外入其室者有沃州徹上人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松相韻水玉相扣層峯千仞下有金碧聳鄙夫之目初不敢視三伏則淡然天和晦於其中故睹其容覽其詞者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況會稽山水自古絕勝東晉逸民多遺身世於此夏五月上人自鑑峯言旋復于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泝泂鏡中靜得佳句然後深入空寂萬慮洗然則嚮之境物又其稊稗也鄙人方景行企尚之不暇惡敢以離羣爲歎

送渾淪先生遊南岳序

予卅歲時遇渾淪於荆溪徒見其山中巾羽衣有玄古之貌瞻敬不暇未遑問道倏然一別俄六七年今茲獻春相訪于練湖之濱藥囊藜杖就館于我叅希夷之旨析萬物之理皆發於全樸冥于大通一作道非夫人之爲道道烏乎在嘗以郭氏注莊生之書失於昭合萬物物無不適然則桀鶯饕戾無非遂性使後學者懵然不知所奉因自爲注解并作三十三篇指要佳言精理時出古人之右矣夫然者睹其容則鄙恡無自入聞其言則和易浹於內兩忘所得得之至也旣而振拂屨杖冷

然遠遊遊洞庭涉廬阜然後揮手人世南登衡山將長往而不返耶或暫遊人間而不可得見之耶予風波之人未脫世累得以愚薄自全靜每造適今日之別在於忘言

送崔端公赴江陵度支院序

今年春上始命二小司徒主量入經費之節辨繇賦權筦之法皆內有郎吏外有從事多冠惠文冠分道將命督課郡國其或才軼羣倫望重縉紳者則總二府之職而兼領之故執事有今茲南荆之命用能選也初執事以名聲文采爲士林所仰方退然深居於華陽僊府講

道肄業恬曠自居諸公之辟日至山下且以道勝於內
則出處不殊儒衣昂然徐就知已及叅總世物更居劇
職動成故事去如始至論文變則能窮損益之旨商功
利則能通輕重之權故數年之間三踐憲司赤紱在股
襜如褒博諸生榮之歲十二月自鍾陵抵江陵駢車卽
路不憚冰雪况騷楚遺韻楓江遠目在此路也清如之
何五言詩送別之始故自戴臨川蕭王二柱史已降皆
徵文貺遠字用五而詞多楚者以地理所歷且行古之
道也

送張校書歸湖南序

子初與知柔交相見之禮而退雖未知其歸而意其賢
逮今七年方再會於鍾陵交歡甚言理詣其容溫
然而不飾邊幅其中曠然而不施肩鑄渴善好義困而
彌固締交親仁久而益敬其於官名虧成之際則得之
自是不得自是故年過四十方一命典校諸生以為屈
善一作甚而張恬然儒冠峩峩不耻敝緼吟詠古道以文
自娛獻歲南征者以寓環堵於長沙故也亦將叅質文
於屈宋詳歲時於荆楚楓樹千里片帆鳥飛晨征夜泊
無非詩興彼湘君帝子之遺迹江蘼杜蘅之春色皆落
君轂中矣而修轍者得無詞乎

送從兄穎遊江西序

昔安丘敬公以王佐之才而運丁符氏故經綸大略堙
阨不振如其乘時行道可以財成家邦豈止於相區區
前秦與王景略齊名而已時軌道塞從古以然德輿與
兄實承安丘之遺烈其後枝流以食舊德故兄能踐中
行蹈貞厲守師氏之訓修君子之詞慤靜而用晦誠謙
以居約者向二十年褻衣大帶名未登於王府方以一
葦爲航游江湖間今將省家於上饒順流於尋陽羈旅
之中未始以進趣爲念鄙則不敏粗爲哲兄言之自十
數年間戎車居天下之半故純白清靜之士多鬱而不

發其間倚佳兵席勢卿以取貴富者皆朝爲屠沽夕拖
章組風波變化以萬萬計其次或雜與諸生之徒冠柱
後惠文持從事使者之檄溢於府寺誼於傳置風流不
還聲實相遠然則得喪本不足以滑曠士之慮又况今
之得喪耶先師曰知足者不以羨自累行修於內者無
位而不作此二者可以書紳而三復也鄙夫所獻者如
斯已矣如其地理所歷與煙霜之候皆備於詩人之思
此略而不書

送從舅泳入京序

從舅詞甚茂行甚脩嘗見其緣情百餘篇得騷楚之遺

韻故江南煙翠多在句中蓬累江湖坎壈終歲而衣不
襲突不黔彼乘堅駟良滅沒於康莊者復何人哉繇從
舅而言可以言命冬十一月方以大袂單衣挈書笈西
遊且見訪曰子不試久矣道不可以終窶今將游上京
抵名卿以決出處其可乎哉德輿曰時有通塞道有顯
晦審時行道惟賢者能之今王度清夷紀律昭明宴安
迷邦是為大謬是舉也得審時行道之宜矣又何敢規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八

權載之文集卷三十九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送許校書赴江西使府序

紳冕之士角逐於名聲者必以射策東堂校文石渠為
稱首於公範言之皆其細者予與公範等世好以約交
道獲申十年之敬出處多故及茲再會久飽諸公之議
今日得之心包大猷口析精理可以稽合同異懸照是
非夫然者焯當世之譽交大府之辟疾若機響不亦宜
乎國家尚用兵車之會且思盤石之固俾賢王秉旄節

主江西諸侯辟書四下大搜雋望公範拂拭逢掖從容
長裾赴知己之命伸丈夫之志固當酌六經精義以贊
軍政俾介冑之下禮讓興行且以中庸明誠之根本覃
思於文藻致用於政事發矟投刃固在於遠者大者庸
詎茲今茲一舉非圖南之羊角耶臨岐話別迭以勉固
志業而已若愀然涕下以聚散爲念此可略也衆君子
置之

月夜泛舟重送許校書聯句序

公範持江西辟書駕言卽路其出處之迹與婉婉之畫
鄙人不腆已爲之序引且吳抵鍾陵二千里而遙凡我

諸生愴離讌之不足序故再徵斯會秋月若畫方舟泝
泐笑言不諱引滿造適公範乃握管作三字麗句僕與
二子聯而繼之申之以四五六七以廣其事如其風
煙月露與行者居者之思各見于詞

送王仲舒侍從赴衢州覲叔父序

士有抗方外之迹以世教爲桎梏者不然則必由於文
章之塗以其合大中導天理發於心術周於事業此賢
士君子之所以致思也太原王生仲舒從事於斯弱冠
秀發始以雅詞一軸爲士相見之贄予嘗學於此間世
多病方將自全於朴止所不知及覽子之文文達而理

舉溫潤博雅且多古風則曩時之心斐然復生所守不
固然也然則文變損益非鄙所知粗言士友出處之略
用以爲贈動而不傲靜而不味簡而不峻通而不雜此
吾徒之所夙夜也固在子之毅中耳行旅之虞不足以
誠執事自由拳抵信安途不千里奉板輿之歡赴竹林
之期况新安江路水石清淺巖陵故臺德風藹然漁浦
潭七里瀨皆此路也二謝清興多自茲始今日出祖可
以言詩

送卬頴應制舉序

卬侯文似相如而檢度過之則令名貴仕何逃吾毅故

前年舉秀才上第今之應詔詣公車方今皇明照燭茂
遂生物修西漢舊典詳延天下方聞之士而之子世父
冠貂蟬叔父冠惠文皆以清詞重當世則文學政事子
之家法冥冥戾天實自茲始因想夫危冠博帶與諸儒
受詔論思應對於彤墀之下亦當明三代之損益厚七
教於風俗使百執事傾聽屬目成聖朝不諱之盛夫如
是則鄙夫安於南畝得以柴車角巾展歲事於田畯歌
由庚華黍之詩爲惠大矣若與彼滔滔逐進者汨其波
流使晁錯董仲舒之徒顛美於漢非始望也卬侯勉旃

送嶺南韋評事赴使序

大夫杜公用德禮威信訓齊南海居二年以部從事檄
召京兆韋君君温文裕盡銳於術學在綺儒青衿之歲
粲若冰玉年方冠仕至廷尉評擁大府之傳赴賢主人
之命其徒榮之且樛栢巨幹不產培塿則知天鍾茂美
亦多在代德其要在聿修之不息而已彼吏理與將命
事之細者况新發於硯鋌刃溢匣不折不缺之誠豈足
爲執事道耶予嘗被公辟書辱在下介顧以多病不敢
遠遊南方蘄執事者芳訊見及則詳言美化佇爲中和
樂職之頌以抒下情

送馬正字赴太原謁相國叔父序

正字服儒服修儒行餘力則緣情類事作爲清詞通歷
代之歌詠稽其質文總其要會嘗出其所製三百餘篇
以示予皆淨如冰雪粲若組繡言詩者許之結廬江南
退然食力奉詩書屢杖爲膝下歡蓬蒿晏如不改其度
每遇一勝境得一佳句則怡然獨哂如獲貴仕豐祿恬
於進趨十年於茲或謂之曰邦有道以貧賤爲恥時可
動以晏安爲累况君族父相國以文武重望爲國宗臣
澤流北方勲在王府安人禁暴掃天下之災稷開府辟
士走四方之才雋至公之府者惟恐後公待之如已失
况乎宗族之內有之子之才耶相國元昆今左常侍漢

陽公之領郡丹陽也予方僑居別部備辱嘉薦亟游其門當時已見君新詩盈軸日至鈴閣夫如是則其歡舊矣又何疑焉正字仍巾車撰日視遠如邇且以俟檄石駟傳車而後行者爲隘吾徒偉之想夫趨轅門會竹林旆旌之下時獻歌頌亦一時之盛也予以貧病不能遠游美太原之茂勲感漢陽之深眷送子于往實獲我心况與君同居里門靜賞湖月亦云舊矣辱命爲序所不敢辭

送陸校書赴秘省序

陸氏爲江南冠族子容一門特以文章行實振起風緒叔父羣從歲爲儀曹首科子容亦再登甲乙繼校書府由是君子謂春官天官之舉不失人子容之名不過實歲七月將沂江流入京師途出練湖濱訪予言別子業以貧病不能自振方具簞笠鉉基耕鑿吳門子容以名聲文采官游上國吳秦之遠道出處之殊致在此別也情如之何子容諸父深源方源我族之出有早歲游處之舊故得君之道因是而深別離愀愴亦用加等於序引也所不敢辭

送元上人歸天竺寺序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精

深之習而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爲得則其病歟僕久味斯法思與言者旣而得元禪師師早誦大乘微言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矣桑門之患有二焉未得之患爲外見所雜旣得之患爲內見所縛今元公翛然於二見之門不內不外冥夫至妙身戒心惠合於無倪且以勾吳有山水絕境天竺又經行之靜界振錫而往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與觸物成化而不爲外塵所引也幅巾男子權德輿稽首

送道依闍黎歸婺州序

予與惠公游十年而惠公以其徒依公見訪鬻然之和

發於眉宇得其道者不待言說予嘗欲黜健羨遺名聲不使塵機世想滑昏靈府故每隨摺紳士則神怠與依惠游則性勝蓋循分而動亦境所由然上人以東陽爲山水佳地且生約二德昔所游踐况雲洩石室花發桃巖是二精舍爲東南甲乙乃振緇錫泛然而行道機法樂盡在是矣如僕者牽攀世教未得與師爲方外之游遐情幽賞期一二偈疏

送鄭秀才入京覲兄序

行爲士本文爲身華其或好華去本失之彌遠鄙人結廬湖濱宴息多暇常默以此求士於去年得重表甥榮

陽鄭公達兼是二美早爲時賢所重專學懿文發於韶
州溫純積中晦而不耀非其徒不苟合非其道不妄動
其於服先訓食舊德以日就章大衆君子識其將然子
之元兄早歲登賢能之書名聲籍甚而能在險立節拔
身幽陵乃居諫議乃服金紫言忠勇者是之今鄭生駕
言上國所以展友于之慶也亦當觀光筮仕俾花萼送
映士林之美將萃爾伯仲乎擬日言邁訪子告別子亦
漉旨酒巾柴車與一二友出送於野凡祖較者請偕賦
棠棣之詩

奉送黔中元中丞赴本道序

中丞頃持邦憲靈臺坦蕩中立不倚公輔之望懸於人
心者久矣大方夷道且無町畦持刀筆者忤害爲獄故
前年有餘杭之命左遷也大君端拱穆清深恤人隱慮
遠黎之不康擇可以宣教之者以餘杭風政表課第一
故有持節黔中之拜天之愛人斯謂甚矣受命之日屯
徒戒行鄙人以使者之微假道於此屬當祖較辱在賓
筵敢宣于執事曰夫蹈全德者事無夷險播善政者地
無遐邇然則五溪之氓其將泰乎呂梁懸水尙在忠信
矧夫巴黔故地方鎮專達惠飫夷落興行禮讓然後翺
翔清朝羽儀百寮倚伏之數庸詎知不以此乎夫臨觴

捧袂愀然悽愴此兒女之仁也固壯夫耻之愚亦耻之引滿舉白既醉而罷文則不腆葢指事云

奉陪李大夫送王侍御使往淮南浙西序

夏四月戊午大夫公至自朝覲敷宣仁澤旣浹辰俾從事監察御史太原王德素將事於淮南浙西二府且修好也初德素以行藝修明達於吏理由廷尉評而簪惠文曳赤紱參鍾陵軍事公之入覲也主留府師旅之重公之還部也領將命四方之勤自非和裕之才肅給之用有嘉聞而無流事孰能與於此亦旣撰吉日駟車麟麟公乃備觴豆以祖之類歌詩以貺之小子辱從事之

末承命授簡書日書字者異乎諸府賓主之禮且以美德業也

秋夜侍姑叔讌會序

叔父至自東周第知新定就長子桐廬尉之養也途出雲陽德輿之僑居在焉拜慶之後式展讌餞掇蔬蔌枯以實圓方叔父諸姑旣就坐羣從伯仲或冠或巾中外穉孺凡四五人差其長幼爲侍坐之列暢之以旨酒旣醉不喧侑之以清絃中奏彌靜天中申申其樂無垠發之於恬曠得之於明教稍間則圓魄照坐微風入林殘暑盡銷清光交映歌詩類事舉節應觴覺視聽之內無

非和樂雖謝庭羯末之盛雪花柳絮之興及夫情適於
中率禮無違亦一時也乃命編次其文且書其時時建
中四年之七月德輿操觚以序

臘日與諸公龍沙讌集序

清祝嘉平著於三代葢祭百種以報嗇表一歲之順成
故吾徒亦休澣考勝用文會友龍沙古地大江在下可
以縱遠目可以滌煩襟况簪裾成列觴豆備薦酒酣神
王舉手撫節盡一日之澤遣百慮如遺二三子惟今日
可以酒狂而不書是無勇也

送張評事赴襄陽觀省序

廷尉評張君以溫文敏直為修身策名之具其於剡挹
風雅導詠情性成乎餘力粲為清詞故嘗擁盛府之傳
誼士林之譽自中發外豈徒然哉春三月自鍾陵抵漢
南綵衣班然脂轄首路將欲問詩禮於堂下謁旌旆於
轅門漢南之渴賢下士張侯之清聲茂實翔集之美其
可逃乎僕以不腆辱鍾陵從事之末君即我公之南容
也故得揖光塵於門閣接笑言於杯斝交歡而莊敬既
醉而溫克樂未幾也別又繼之羣賢以地經舊楚有離
騷遺風凡今讌輶歌詩惟楚詞是數以官命輕重為編
次前後云

送襄陽盧判官赴本使序

德蕩乎名名與實軌矣臣有趨世狗物隨波同流茫茫
九有公是大喪故道直多棄行方則躓鄙嘗病之今見
盧君君精辨自內直方形外曠然獨立以名教自任每
著文輒先理要而後文采至若罪荀文或評郭林宗發
明指適意出舊史其旨在乎澄汰風俗掃鎮浮誕舉而
行之有補在度衡茅居息終歲自樂貞恒之心風雨不
改與夫叩角彈鋏不相遠乎中丞李公以清德重望秉
旄漢南辟士之日以君爲首非夫知精達識又焉能出
衆人之視聽延拔貞誨則漢南風政因茲而見駟騎蕭

蕭訪別蓬門元言清醑相會於遠君又授子以正名至
終一論鄙人亦出篋中幾銘名實論士行辨三篇以申
報貺

招隱寺上方送馬典設歸上都序

扶風馬諫茂直直方中和之性發於恬曠放言遣詞示
有餘力知名舊矣故相得甚歡觀覽其卷則警會心府
三復不倦若霜鴻清淚松雪孤映或諸生所不能至者
而茂直至之且多特操尤病苟進故調於南宮仕於東
朝戰勝無悶官閑更適適相遇于南徐俄愴離居官局
所係言旋上國子乃與一二疎放之客詣精廬上方主

人又以啜茗藉芳代夫飛觴舉白元言至論代夫握手
流涕時物具舉靈臺曠然晴江有楓千里在目茂直深
於詩者衆子以詩賦之

送前丹陽丁少府歸餘杭觀省序

丁氏子用文誼緣飾吏道尉丹陽三年嘉聞籍甚罷去
之日以綵衣歸田廬邑中諸生愴離讌之不足俾子序
羣言以爲觀且著作繇經術進偏覽東觀石渠之奧殆
二十年然後以華髮赤紱歸休里第巾安車理農政視
纓數聲榮與糞壤同矧餘杭有山水仁祠爲浙右之冠
想夫人持琴書履杖視朝夕之膳咨訊古義發明隱伏
煙蘿魚鳥在動靜間夫如是焉用以少別爲念

送陳秀才應舉序

文章之道取士其來舊矣或材不兼行然其得之者亦
已大半故筮仕之目以東堂甲科爲美談潁川陳侯以
色養力行之餘輒工詩賦長波清瀾浩浩不窮初未覲
止也屯田柳郎中爲予言之且誦其佳句曰地偏雲自
起月暮山更深及獲其卷又有過於是者踽躅驢犢干
將恬然衰衣以否爲泰久矣今年秋驅車江濱獻賦京
師叩予柴門惠然見別子以鄙略亦嘗志於文頃年迫
知己之眷辱霑官命故每客有爲卿大夫所薦舉計偕

者其於餞載或論之以言今於陳侯猶前志也

送紐秀才謁信州陸員外便赴舉序

清旭燕居有秀才紐氏以儒者衣冠訪我于衡門之下
用文一軸與刺偕至訪其行色則曰將抵賢二千石陸
上饒然後自江而西射策上國且上饒以偉詞邁氣待
東南之士士至者必循分加禮繇是裋衣之徒耻不登
其門故殿中韓侍御元直工爲直詞嘗賦若以序故臨
海守李君子從父戶部郎皆以六義風騷爲師友又賦
若以詩矧夫植文行於內親仁賢於外強學不倦潔已
以進今茲行也以桂林一枝爲已任豈虛也哉辱徵不

腆是用詞達

送獨孤孝廉應舉序

取士以孝秀工科古道也家有兼者時論多之君之羣
從皆以文藻射策或致位郎署今孝廉又以溫清之餘
力行居業業茂行修西游太學吾知夫上第之後衣春
服吟舞雩東還南徐拜慶堂下粲粲門子經術發身古
人有俯拾地芥之說斯濫觴矣

有其於...
 八音...
 取...
 以...
 又...
 仁...
 外...
 不...
 六...

